

國學小叢書

莊子研究

葉國慶著



著者 葉國慶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莊

子

研

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刃又

平

雙

路

五

路

館

上海及埠

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 董雲廷謝雨東 王永枋王模 實)

目錄

一	莊子事略	一
二	板本	七
三	篇章	一〇
四	體裁	二六
五	各篇著作時代	三八
六	讀法	四三
七	淵源	四六
八	時代背景	六〇
九	學說	六六
十	莊子學說對於後代的影響	八一

十一	莊注的派別·····	一〇
十二	莊子中的古史·····	一三
十三	莊子之文學·····	一五
十四	結論·····	一五

莊子研究

一 莊子事略

莊子名周，宋蒙縣人。

莊子者蒙人也，名周。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。）

史記莊子列傳曰：『莊子蒙人也。』索隱引劉向別錄曰：『宋之蒙人也。』高誘淮南鴻烈解
修務訓註亦曰：『宋蒙縣人也。』張衡《觀陂賦》曰：「吾宋人也。」姓莊名周。是漢人皆以莊周爲宋人也。（馬敘倫，莊

子宋人考，天馬山房叢書。）

曾作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

（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。）

他的生卒年代，很難考定。後人考究他的年代的，每取莊子書裏的事跡作爲根據。各人對於莊子書

裏所記的見解不同，所得的結果也就不同了。

我以爲公孫龍決不能和惠施辯論，又不和莊子同時，莊子書中所記公孫龍的話都是後人亂造的。（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）

大概莊子死時當在西曆紀元前二七五年左右。（全上）

莊子秋水篇載公孫龍與魏牟談及莊子之學，魏牟極稱道莊子。夫以晚輩之公孫龍而得列名于莊子之書中，足知莊子之壽必甚長也。（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，古史辨第四冊。）周之生，或在魏文侯。文侯元年當西曆紀元前四二四年。武侯之世，最晚當在惠王初年，惠王元年當西曆紀元前三七〇年。（馬敘倫）

莊子年表，莊子義證。）

今以內篇爲據，試爲考證如下。

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，這是大家承認的，那麼西曆紀元前三四二年至三二三年間，他無疑地是尙活着的。

（梁惠元年當紀元前三七〇年，五十二年當紀元前三一八年。齊宣元年當紀元前三四二

年，十九年當紀元前三二三年。）

他的朋友惠施做惠王相，他及看見惠施學說的盛行，他也及知道。

逍遙遊：『惠子謂莊子曰，惠王貽我大瓠之種，……』司馬注：『姓惠名施，爲梁相。』

齊物論：『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』王先謙集解：『天下篇，今日適越而昔來，惠施與辯者之言也。』

齊物論：『昭文之鼓琴也，師曠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據梧也，三子之知幾乎，皆其盛者也。』
他年紀當和惠施差不多而或少一些。當惠施爲相時，他或爲一中年人。

惠施何時做梁相呢？可惜書中也沒有記載。但細查起來必在中山君相後，張儀相前，即紀元前三四三年至三二二年之二十年間。因爲紀元前三三四年齊梁徐州之會乃是惠施的政策。可見惠施爲相是在此期間。

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八年，（紀元前三四三年）中山君爲相。襄王十三年，（按當爲惠

王四九年當紀元前三二二年（張儀爲相。

）（齊梁徐州之會，見呂氏春秋卷二十一。）

假定中間三三〇年莊子年三十，又假定他壽七十歲，則莊子約生于紀元前三六〇年左右，卒于二九〇年左右。

更取惠施年代，以驗此假設妥否。假定紀元前三三〇，惠施年四十，又三十年而卒，卽其卒年約當紀元前三〇〇年左右。戰國策載惠施及見惠王之卒（紀元前三一八年）于此尙合。惠施先莊子卒，與雜篇徐無鬼所記亦合。

（惠施及見惠王卒，見魏策二。）

再取公孫龍事跡來考驗一下。通常不信莊子及見公孫龍，以爲秋水篇所記不足信，但我看齊物論及德充符明明載有『堅白』說，可見莊子及見公孫龍。

齊物論：『故以堅白之昧終』司馬注：謂堅石白馬之辨也。又云：公孫龍有卒劍之法，謂之堅白。

公孫龍之政治活動，其見于史者，最早爲勸燕昭王僱兵事，當在西曆紀元前二百八十年前。

（據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。）

此時公孫龍既可參加政治運動，他的年紀當在三四十歲左右，是則公孫龍大約生于紀元前三百二十年左右，莊子固及見之。

秋水篇載莊子游梁見惠子，此屬可能之事，但真否却不能定。

（秋水：惠子相梁，莊子往見之。）

史記載楚威王聘莊子便屬可信。

老莊申韓列傳：『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。莊周笑謂使者曰：千金重利，卿相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，當是之時，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污我。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，無爲有國者所羈……』

韓非子喻老有莊周諫楚威王事。

但韓詩外傳又有楚頃襄王聘莊子事。此明是一事而分兩枝者。傳說之轉變，常有此例，如魯世家兩

載周公代王禰疾藏策金滕是也。

楚頃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，聘莊子爲相，莊子不許。（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引韓詩外傳）

按楚頃襄王時莊子已老，聘莊子的當是威王。

莊子事跡可考者。大概如此，其他諸書及本書外雜篇所記，則恍洋難信。他的學術思想，留在下面說明。要簡單地先明白一些，可看史記這一段話：

其學無所不關，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……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剽剝儒墨，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恍洋，自恣以適己。故自王公大人，不能器之。（老莊申韓列傳）

二 板本

我們要研究一部書，當先把這部書板本考查一下。爲甚麼呢？因爲時代換移，本子經過一手，常會變動一些。古代的書因牠傳世越久，內容變動的機會越多，更有查考的必要。何以內容會生變動呢？這個原因，可分兩面來說。一由無意的變動，一由有意的變動。無意的變動，譬如契寫的錯誤，簡篇序次的錯誤等是。有意的變動，譬如學者以己意去取，或爲刪節，或爲增補，或爲改易文字。這樣一來，一部古書傳到現在，常受了重重包蔽，我們不得見其真面目。所以我們研究一部書，必須把牠的本子少爲稽考，看牠內容有無受過變動，那種本子是比較近真的。

莊子算也是一本古書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，到了現在我們所見的本子通常是三十三篇，相差之數，幾乎一半。這可說是一個大變更。我們要知道莊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，牠的學說是怎樣，對於這個變動，便不可不探討。試想篇數相差若此之遠，我們今日所讀的是三十三篇的本子，難保我們所認識的莊子是和前人兩樣呢！

漢志五十二篇本的莊子，後代有二種本子。一是晉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。內篇七，外篇二十八，雜篇十四。解說三。爲晉三卷。一是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。（陸德明釋文敘錄。）又據呂氏春秋卷十四必已篇高誘註：『莊子……著書五十二篇。』是晉時五十二篇本猶通行也。

惟據釋文敘錄，晉時尚有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本（內篇七，外篇二十）。向秀註二十卷二十六篇本（有內外篇，無雜篇）。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本（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）。即今通行之本也。

顧實云司馬彪注本，隋志，新舊唐書，通志咸著錄，通考始無，則是書亡於南宋矣。（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）司馬注今有輯本，見黃氏逸書考。崔氏，向氏注散見陸德明音義中。今日惟一之莊子，乃郭象三十三篇之註本而已。

本書卷數各本亦有不同之處。同是五十二篇本，司馬氏注爲二十一卷，孟氏爲十八卷。崔注本十卷，向注本二十卷。郭象本爲三十三卷。其後爲卷亦不同。唐時有十卷本，宋時有十卷本，二十卷本，三十卷本，三十三卷本，明時又有三十五卷本。（島田翰，古書舊文考。）此其差異之大者也。

今存最早之郭注本，有涵芬樓宋本南華真經（卷一至卷六南宋本，卷七至卷十北宋本，見續古逸叢書），及遵義黎氏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（見古逸叢書）。四部叢刊南華真經，附有宋趙諫議宅本校勘記，足資考證。通常本子，以浙江書局二十二子本校刻最精，其內容與宋本相近。今人馬敘倫作莊子義證，取宋本爲主，校以諸刻，標記異文，最便讀者。

各家注本篇數差異如此，而各篇章節文字，各注本又有不同。待下章論之。

三 篇章

1 內外雜篇之區別

今本莊子計三十三篇。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。內外雜這種分別，據文義看來，內篇是表示重要的，外雜是表示次要的。（古書如孟子，晏子春秋，都有內外篇之分，）這是不是莊子本來便有這樣分別呢？看來是沒有的。序次也不是莊子定的。

分章名篇出于世俗，非莊子本意。——蘇東坡莊子祠堂記。

分篇次第果出自莊子與否，殆不可考。——馬其旭莊子故序。

有人以爲這是劉向分的，

內篇和外篇雜篇的分別，是起于劉向的。——唐蘭老聃的姓名和年代考，古史辨第四冊。這種分別既爲後人所定。那麼說內篇一定是真，外雜篇一定是假。未免近于武斷了。

2 內外雜篇區別之異同

吾們說這內外雜的分別，是後人定的，細看下文，更可以相信。試看某甲以這些爲外篇，某乙却放入雜篇。某甲以爲這是內篇的，某乙却以爲這是外篇的。例如下：

釋文敘錄，向秀注有內外篇無雜篇。其外篇爲駢拇、馬蹄、肱鉞、在宥、天地、天運、繕性、秋水、至樂、達生、山木、知北遊、庚桑楚、徐無鬼、則陽、外物、寓言、盜跖、列禦寇、天下等二十篇。郭象注則置庚桑楚、徐無鬼、則陽、外物、寓言、盜跖、列禦寇、天下等八篇于雜篇。（武內義雄，莊子考。）此其一。

據唐荊溪輔行口訣莊子內篇有『雨爲雲乎，雲爲雨乎，孰降施是』及『夫無形故無不形，無物故無不物。不物者能物物，不形者能形形。故形形物物者非形非物也。夫非形非物者，求之於形物，不亦惑乎。』今查郭注本，上段云云則在天運篇，（武內義雄，莊子考，）下段則無之。此則郭本有移內篇作外篇者。此其二。

陸德明音義齊物論：『夫道未始有封』句，引崔氏云：『齊物七章，此連上章。而班固說在外篇。』此則外篇之文有插入內篇了。

此種區分，看來後人以爲沒有意義的，所以有人使用己意，另爲序次。如古今南華內篇講錄卷一爲

南華要旨，卷二爲寓言，卷三爲逍遙游，卷四爲齊物論，卷五爲養生主，卷六爲人間世，卷七爲德充符，卷八爲大宗師，卷九爲應帝王，卷十爲天下篇。南華摸象記以寓言爲第一篇，而刪去漁父、說劍、盜跖三篇。據此種種，即今本莊子內外雜之區別，並不是絕對的標準。吾人若以此區別爲準，而品評其價值，便不可信了。

3 篇章分合之差異

上言篇的序次，各不同。不獨此也，即篇的章節，各家所見亦不同，今本莊子某篇某章常有誤從他篇移來的，亦有某篇某章誤移入他篇的，試列舉如下：

逍遙游

『往見四子』句，陸德明音義引司馬氏云：『王倪、齧缺、被衣、許由。』按本篇無齧缺、被衣、王倪事。三子事見于齊物論及應帝王。疑司馬彪本逍遙遊本有此三子，爲郭象刪落耳。（武內義雄莊子考）

在宥篇